

沙尘暴

网络传播是个不可回避的巨大现实,我们这里的文化人在任何场合都要谈到网络衍生的诸多问题。可是在国外比如在欧洲,这个问题就不像我们这里显赫。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

我们与他们相逢,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谈到网络传播对青年的伤害,谈到了对低质海量传播的恐惧。大家用了一个词汇:“沙尘暴”——文字信息的巨量翻涌,呈弥漫式席卷而来,这种比喻再贴切不过,它来自一种实际感受。

奇怪的是外国学者对我们的强烈反应都感到不解,甚至有点木讷。的。后来才知道,他们那儿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恐慌。因为他们那里虽然也在网络上发表东西,但相比我们这里既少得多也认真得多。他们主要利用网络发发邮件和购物缴费等,如果发表作品,也当成纸上印刷品一样——怎么会不一样?网络只是园地和载体的一次改变,作品该怎样写还要怎样写。当然他们主要还是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作品。为了便捷,有的很成熟的外国作家偶尔也在网络上首发创作,但文字上讲究的程度是不会变的。



这就使人想到,同样是一个现代科技工具,在不同族群里发挥的功能是大相径庭的。一个成熟的工业国家,不可能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对一台手扶拖拉机感到好奇。一些人还记得,那时候村子里如果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全村的人都要跑出去观看,连老太太都出门了。到了今天,可能在村子里摆上一辆坦克都难有这个效果。可见对现代科技工具,还有一个习惯的过程。我们是一个科技特别不发达的地方,越是这样的地方,就越是容易产生技术崇拜。

事实上无论网络的传播效率多么高,都不能改变个人艺术创作的品质。其品质不论发表在哪里都是一样,印在草纸上、金箔上,都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载体而改变自己。

所以严格讲,没有“网络文学”,只有文学。也没有分类细致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只有文学。载体从古到今不知改变了多少次,变化之大几乎是翻天覆地,但是文学的标准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

网络和各种小报及传媒体上传播的低劣文字等等呈现海量的趋势,形成了“文字沙尘暴”。但是,网络一点都不可怕。对高效率的工具,一味地排斥还不如利用。如果网络搬运的文字信息干净而讲究,那不是一件极大的幸事吗?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掌握在谁的手里、怎样使用,这才是关键。

总而言之,越是不起的科学发明,越是需要和它相匹配的更高的道德伦理素质,不然灾难就有可能发生。

半心生活

(马来西亚) 朵拉

佛教中常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旨意是在提醒佛教徒在吃饭时候,全心吃饭,在睡觉时候,全心睡觉。听起来似乎非常可笑。

认真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心一意做着眼前的事情呢?吃饭时候,一边谈公事,一边想着如何赚多些外快。睡觉时候,带着白天尚未完成的公事私事一齐到床上去。放下一切,仔细咀嚼,才知道自己吃进嘴里的是什么味道。放下一切,脑袋不装东西,睡一个安心的觉,直到自然醒来。

听起来简单的事,已经变成一种难得。半心生活是我我的日子。我们是可怜的只有半颗心的现代人。

乙未春联 宋连庠

辞马迎羊歌正气神州处处三阳开泰;
倡廉反腐沐清风赤县家家五福临门。

如今,在水果市场中,任何一种水果都不是什么稀罕物。高科技确实很神奇,可以反季节,也可以跨地域。只要您有钱,什么样的水果都可以吃上。

去年春节前,我写了一篇应景散文《草莓红了》。大致意思是,北京郊区的农民很聪明,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纷纷种植草莓,惹得城里人趋之若鹜,成箱成筐地往家里摘。最后我说,农民的日子就像这春天报早的草莓,过得越来越红火。

过后不久,遇到一位在郊区工作的领导干部,我说今年北京郊区的草莓卖得真不错。领导说,何以见得?我说,元旦后我到郊区去过两趟,亲手摘过几箱草莓,味道确实比超市的好吃。领导问:多少钱一斤?我答:朋友出的钱,估计也就三四十元。领导听罢,摆摆手说,不可能,你那时去至少六十元一斤。

领导的话让我不由伸了一下舌头。以我的了解,我们家附近的商场、水果店里卖的草莓不论是四川的还是北京郊区的,最贵的也就三十元一斤。大棚里的即使再新鲜,再让人们白尝几个,也不至于六十元一斤吧。见我有点惊讶,领导说,说六十元其实还有点便宜你,你知道天价草莓多少钱一斤?我

说该不会一千元一斤吧。领导说,那倒不会,实话告诉你,最高卖到一百二十元一斤。

“这哪是卖草莓,简直是在印钞票。这下种草莓的农民可发了财了。”我说。

“要是真是这样的价格当然好了。”领导有些无奈。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反问,“怎么有什么变数了?”

都是草莓惹的祸

红孩

“是啊,元旦前后本来还是有很多人采摘。可一到春节,上边发了通知,严禁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采摘、团购,结果草莓都烂在地里了。”

“那为什么不降价向市民倾斜呢?”

“降价?怎么降?从八十降到六十,再从六十降到三四十,农民能接受吗?”

“要我说,这草莓本就不应该炒到那么高的价格。”

“唉,今年的草莓算是赔大发了。不知道农民明年还有没有种草莓的积极性。”

“不知道您究竟怎么想,我总觉得在北京

郊区拿出上万亩土地种草莓不是正常的事。您想啊,草莓不是生活必需品,三天不吃您能得高血压?”

“那倒是。”我的话领导没有继续讨论下去。或许在他的眼里,我这一介书生的话不足以说服他。这年头干部不知怎么了,脑子装的不是市场,而是时时盯着上级的脸色、爱好。

今年元旦过后,郊区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来不来摘草莓。我说街上的草莓才十五元一斤,就不给添麻烦了。朋友说,他是自己花钱买串,又不是花公款。我说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都没有自己花着舒坦。朋友说,好吧,就让你崇高一次。

前几天,偶尔从网上看到一消息,说郊区某局长带着市里的几个处长去摘草莓,结果被纪检暗访干部给逮了个现行。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那个领导干部求证,领导说这事是真的,那个局长已经被停职了。末了他还甩了句:都是草莓惹的祸!

我说,您可别逗了,草莓可是好草莓,依我看,惹祸的还是人的内心,是贪心!领导听后连连苦笑道,您说得对,对,草莓可是好草莓,都是人的贪心惹的祸。

儿时过年,真叫喜欢。放鞭炮,看扭大秧歌。秧歌里还分不同品种,高跷,抬歌,背歌。抬歌,是四个壮汉抬着架杆,上立一彩妆人物。背歌,则是壮汉身后缚一长杆,彩妆孩儿站立高端。高跷最受看,西游记人物齐全,翻跟斗劈叉,很是惊险。媒婆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招人乐也招人烦。还有刘海扑蝶。“蝶”拴在彩鞭的长梢上,挥来甩去,扎朝天髻的傻刘海追着扑,也翻跟头也劈叉,好看。天再怎么冷,我们也跟着秧歌跑,直到散场。冰嘎抽过,冰车坐过,冰出溜打过,日头也就西了。回家。家里的吃食也热乎。黏豆包,切糕,可蒸,可煎。酸菜粉条炖猪肉是跑不了的。还有破五的饺子,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有一年“革命化”,我在社员家吃年夜饭,饺子是干白菜的馅儿,没肉,那也叫饺子。

过年讲究高兴,有了过错大人暂且不究,所以过年真好。

有一种梨叫秋子梨,又叫山梨,花盖儿梨,酸涩粗糙,难以入口,一嚼,满嘴的渣。这梨却跟冰有缘分,冰冻之后,看上去黑乎乎烂糟糟,却是美味,大姑娘小媳妇,没牙的老太太,无不喜欢。还有冻柿子。这两样冻货,黑的黑,红的红,叫冰冻住,比石头都硬,打得死狗。怎么吃呢?无从下口。

不能烧,也不能使开水烫,一烫即烂,瞎了好东西。就像人,若是冻伤了脚,不能用热水泡,只能用雪搓,一个道理。要用凉水拔。这个“拔”真奇怪。夏天,把西瓜、汽水投到井拔凉水里,使其甘冽可口,叫拔。

冬天的冻梨冻柿子也“拔”。浸凉水中,直到把内里的冰“拔”出来,磕去冰层,咬破了皮吸吧,酸甜爽口。秋子梨满口的渣哪去了?没了。赵本山演的村长赵大宝,听说自己的媳妇跟前来看病的汉子谈过恋爱,他撕心裂肺:我这心哪,拔凉拔凉的啊。拔凉,就是这么来的。

冬天吃冻货,是那时北方年的特色,不知现在如何。到了年底,凭户口本买,冻梨,冻柿子,也不是敞开供应,一家十来斤而已。你想啊,十斤里头得有三斤冰吧。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大受欢迎。同切糕、黏豆包一样,元宵也是黏食,但出处有异。切糕和黏豆包是本地货,大黄的米面。黏豆包的馅儿是大芸豆的,沙性,好吃。切糕也是大芸豆面的,浮头撒一层大芸豆。那年我父亲把这些吃食寄回上海,姑妈一家吃不惯,无甚好感。

元宵就不同了,是糯米面的。但北方人不叫糯米面,而说“江米”,不知典出何处,与长江有无关联。元宵不是汤圆。元宵的馅料轧成方形,放在筐萝里,撒上江米面,摇。馅料沾上江米粉,滚作白白的圆形,成了。

想起来,是不是可以设一个谜语?

谜面:元宵元宵怎么摇——打一处世哲学,谜底:外圆内方。

民俗连心

榛子



欢天喜地迎羊年 (黄杨木雕) 徐宝庆

我的父亲徐宝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一生创作了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今年是羊年,我取出他生前创作的一件“羊”木雕作品,与大家一起欣赏。

这是父亲创作于辛未羊年(1991年)的《欢天喜地迎羊年》,采用中国传统的小叶黄杨木,这是他一

父亲的木雕

徐右卫

生用得最多的雕刻材料。他通过雕刻,将黄杨木这种“千年难长”的材料,赋予新的生命。整件作品生动活泼,喜气洋洋,表现出他内心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他在创作过程中,特意告诉我:中国传统中有一种观念,羊对女孩子来说是个不好的属相,他要打破这种不

科学的说法,特意做了一车五个女孩与羊一起迎新春。他认为属相只是一个符号,命运要靠自己来改变,自己动手才会丰衣足食。父亲的一生就是恪守“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做人原则,勤勤恳恳一辈子,创造积累了许多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劳作的黄杨木雕作品,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雕刻风格,开创了海派黄杨木雕,在2008年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书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风靡世界,并且以后居上的姿态赢得了数以亿计孩子和家长们的心。我就这个问题曾请教过斯凯瑞的儿子哈克·斯凯瑞,他的回答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天性。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需要大人们对他们尊重和包容。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体!很多时候,孩子需要鼓励而非谴责,需要自由而非强制,这样他们才会在一种很自信的氛围中成长,知道自己很受大家的喜爱,并被大家尊重。”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是斯凯瑞在他的书里所传递的理念,他通过三百多部作品,来将他的童心、童趣书写在里面,留给期待打开《金色童书》的读者。

成功引进金色童书,可以用偶然来形容。多年前,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陈小鸥女士在香港大地书店里偶然

看到了金色童书的英文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本绘制充满童趣的书——《忙碌碌碌》。回来后,我们立刻着手多方联系,最终从兰登书屋签下了第一辑金色童书的版权。

也是在2007年,哈克通过兰登书屋知道中国有一家叫蒲公英童书馆的出版机构引进了很多本金色童书,主动写信给我们表达他的感谢。从那以后,我们和金色童书的版权继承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直接授权,使金色童书更快地在中国逐渐落地。

同年,金色童书第二辑、第三辑在孩子和家长们期盼下陆续出版。时至今日,《斯凯瑞金色童书》系列已经出版了9辑,共42本。《斯凯瑞金色童书》系列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它从上市之初,就跻身国内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的童书榜前列,如今已经成为终身五星评论丛书。

据说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一种

永远的金色童书

静博

是读着斯凯瑞的童书长大的人,一种是没有读过斯凯瑞的书而无法很好适应社会的人。金色童书的魔力就体现在这里。

记得是2009年,蒲公英童书馆曾经在北京和成都举办过斯凯瑞童书馆曾书迷见面会,哈克也为了这次活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小读者们见面互动。活动预告一经发出,读者报名异常踊跃,好多小朋友都是和爸爸妈妈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哈克为他父亲的书能够得到认可,得到那么多孩子的喜爱而欣慰。

金色童书中的主人公小屁孩是为万千孩子们喜欢的形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屁孩的原型就是哈克。我从哈克那里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对这对父子的亲切感更加强烈了。

作为一个童书编辑和翻译,我庆幸能够在刚刚入行的时候就接触到金色童书,这也是我热爱这个行业的原因。

《爱心树》绿树成荫的故事,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经典童书背后



夜光杯